

在南斯拉夫的监狱 和集中营里

索福克里·辽兹利 著
雅維爾·馬里奧

(内部发行)

00016

Софокли Ляэри, Явер Мальо
В ТЮРЬМАХ
И КОНЦЕНТРАЦИОННЫХ ЛАГЕРЯХ
Югославия
Тирана, 1960

根据地拉那《人民之声报》1960年8月版译出

在南斯拉夫的监狱和集中营里

(阿)索福克里·江兹利 著

学 铎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开本2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 $\frac{1}{4}$ ·字数55,000

1963年5月第1版

196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2·97 定价(七) 0.35 元

印数 0,001—5,000

目 录

代序言.....	1
同共产党人作斗争的特殊机关.....	4
监狱、流放和杀害是消灭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主要方法.....	5
八千多名門的內哥罗共产党员被关进集中营.....	8
铁托是怎样消灭在苏联生活过的共产党员的.....	10
军队里恐怖的清洗和消灭党员军官及爱国主义者.....	17
五千名关在狱中的军官.....	20
下列军官被判处死刑.....	24
在铁托私人卫队中的逮捕.....	25
一万二千名军官退居预备役.....	26
哥里·奥托克——恐怖和死亡!	27
奸細活动——铁托集团的主要工具.....	29
通往地狱的道路.....	31
請看臭名远揚的“排队”.....	32
修正主义者給納粹分子的刑罰加添了什么新东西.....	36
犯人被分成三类: 积极分子、消极分子和匪徒.....	38
折磨“匪徒”的刑訊.....	39
犯人不穿衣服, 餓着肚子在雪天和雨天工作.....	40
还要受許許多刑罰.....	43
对那些不願当变节分子的犯人实行抵制.....	44
犯人在判刑后被关进集中营, 但他的案子到此并沒有 結束.....	45
审問人員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培养特务.....	47

納粹秘密警察局集中營的經驗.....	48
犯人怎样受侮辱.....	49
“P—101”特种集中营或死亡坑	51
铁托报私仇的受害者.....	54
一年期內的深夜审訊.....	55
要想出监狱，必須燒毀一切桥梁.....	57
对被监禁共产党人家屬的迫害.....	60
国家保安局竭力破坏犯人的家庭，并使他們的家屬 腐化堕落.....	62

代序言

最近，贝尔格莱德修正主义者除加强政治活动和破坏活动，以帮助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外，还进行着广泛的蛊惑宣传，以便装出姿态，似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民主、法制、制度的人道主义精神等等已經在那里确立起来了。

但是，尽管铁托集团千方百计向社会舆论隐瞒早已在南斯拉夫盛行的野蛮恐怖手段，它仍然不能完全掩盖住自己的地狱。逮捕、监禁、流放、杀害和迫害的规模是如此巨大，甚至修正主义制度的重要人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是缩小了范围的）存在着反革命恐怖。例如，在1960年3月30日内务国务秘书斯维齐斯拉夫·斯捷凡诺维奇给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议会的报告中就顺便提到：“普通法庭（不包括国家保安局的机关直接判处的徒刑——作者注）就对进行敌对活动的3 454人判处了徒刑，这与去年比较，增加数微不足道。1959年有3 004人越过了国境线”，即使这些毫不符合实际数目的材料也足以说明，在南斯拉夫是以何等巨大的规模在继续进行着对共产党人和真正爱国者的镇压。

南斯拉夫的报刊写道，在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公布后被关进监狱的数以万计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已经被释放了。不知道这有多大真实性。但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玩弄的大诡计，它不仅为了消除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警惕性，而且为了暴露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因为反对派在这些情况下可能认为，修正主义领导已经恢复名誉了。事实表明，一个时期过去后（这一时期再一次证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无可

救药的，他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离开叛卖南斯拉夫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利益的道路）贝尔格莱德的头目們重新开始逮捕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共产党人，重新在达尔馬提亚的哥里·奥托克，旧格腊迪什卡和别的地方开办集中营。由此可見，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这次大会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从而制定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法典并宣布向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进行无原則的、反馬克思主义的破坏性的斗争）恐怖手段不仅恢复了，而且采取着巨大的規模。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当铁托制度的假面具被完全揭穿后，他不再需要散布应酬話并宣称自己是“人道主义者”了。例如，在1958年底，早先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重新又被关进了监狱，其中有門的內哥罗的米沙·謝尔丹諾維奇和1948年曾在监狱里的塞尔維亚恰恰克州康涅維奇村的康斯坦丁諾維奇·德拉甘上校。1957年初，南斯拉夫頒布了“关于行政惩罚法令”，按照这个法令，人們即使仅仅有嫌疑也可受到处分。依据这个法令，被告可以被判处2年徒刑至无期徒刑。实行这一措施首先是为了把那些最近剛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共产党人重新监禁起来，因为对于这些共产党人不能提出新的訴訟。自拉什涅維奇·德拉甘就是这样被监禁起来的，他在1956年从哥里·奥托克被释放出来，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又重新被关到那里。前軍事科学院院长，西班牙国内战争的参加者魯鮑米尔·伏西奇教授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监狱里关了六年後，他在1958年被置于警察的監視之下，然后受到流放。在扎格勒布曾逮捕了許多大学生，因为他們上街示威，要求改善伙食和居住条件，降低食堂食品的昂贵价格等等。特別是那些不管怎样也反对第七次代表大会提綱的人們，很多都被逮捕了。

最近国家保安局机关获得了从来未有过的巨大权限。内务国务秘书发給自己的特务特殊证件，其中規定：“这一证件的持有者有权逮捕或释放以及运用武器反对違抗者”。

很难描述現今南斯拉夫的监狱里政治犯所遭到的种种折磨。

甚至描写过地狱的但丁·阿利吉里的想像同南斯拉夫集中营里的现实比较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最近我们同一些南斯拉夫的政治流亡者（他们在遭到残酷的折磨后逃出了铁托制度的监狱和集中营）谈过话。我们下面引来介绍给读者的他们的叙述是如此惊人，人们听了不能不感到忿怒……在这些叙述中没有任何夸大的东西。其中只包含对于隐藏在铁丝网后的骇人听闻的集中营的普通的如实的描述。这些集中营的基本原则是“对待敌人没有法律可言”。这一原则类似但丁的地狱的题句，在这地狱的门口写着：“进到这里的人把一切希望都抛棄吧”。在集中营里真是暗无天日，那里实行的是深山密林里的野兽法律，按其狠毒、粗暴和残酷性来说，甚至超过可憎记忆中的纳粹集中营。

下面所描述的在铁托监狱中共产党人的痛苦表明，新近关在哥里—奥托克集中营里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爱国者遭受到些什么。他们暴露了贝尔格莱德修正主义的真正面目，并表明，贝尔格莱德修正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南斯拉夫人民的鲜血和白骨上的，是建立在美帝国主义为了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和平而赐给修正主义者的金元的基础上的。

为了夸耀自己对于成千上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爱国者的残忍和野蛮行为，铁托分子毫无羞耻地吹嘘并声称，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表现出“革命的能耐”、“思想的坚定性”和“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巨大内在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事实上，他们所需要的以及他们真正见长的，仅仅是警察的能耐，对于罪恶行为和犯罪的顽固，以及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无限忠诚。他们每杀害或折磨一个共产党员，以及写出任何所谓的理论著作，美帝国主义就赏给他们以美元支票。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长篇大论地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有些人从理论上论述马克思主义；但是南斯拉夫生活中的事实和事情的发展清楚地表明，这里有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匪徒和拦路截击的强盗。

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国家会像铁托的修正主义国家那样显示和夸耀在迫害和消灭共产党人中取得的这种成就。然而，让我们来看一看事实吧。

同共产党人作斗争的特殊机关

在同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或者同被国家保安局（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工作人员称之为“共产党情报局分子”的斗争中，铁托修正主义集团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恐怖手段，并把它們和最残酷、最野蛮的刑讯和难以置信的恶意宣传和虚伪结合在一起。总之他们追求的唯一目的是：在肉体上消灭并在思想上摧毁反对现制度的共产党人。

在铁托集团叛变南斯拉夫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实被揭露以后，铁托集团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是随时间以及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的思想政治修养程度而各不相同的。例如，对于老共产党员、民族解放运动的优秀干部以及高级的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采取了威胁、监禁、挑拨离间等等办法，以便迫使他们公开声明同意铁托的路线。而对于中级和下层工作人员，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把他们关进监狱，因为他们组成党员群众的绝大部分，于是采取了开除出党、派到遥远地区以及分配较低的职务等办法。在那里他们经常受到国家保安局的压迫，国家保安局威胁他们，要他们不仅放弃共产主义立场，而且成为国家保安局机关的特务和奸细。

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情况的决议公布后，始终忠实于铁托集团的国家保安局仔细地拟订了消灭南斯拉夫革命反对派的详细计划。为此目的建立了所谓“反对共产党情报局斗争总部”，由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亲自领导，总部的成员

有現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内务国务秘书斯維齊斯拉夫·斯捷凡諾維奇，前駐苏联大使維爾科·米丘諾維奇，駐匈牙利大使約伏·卡巴契奇，伏約·比利亚諾維奇，前南斯拉夫駐波兰大使米列·米洛托維奇和南斯拉夫军队中特务机关的头子艾夫托·沙契奇。在拟定刑訊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的方法时这一臭名昭彰的总部采用了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的經驗。为此目的首先利用了作为战俘留在南斯拉夫的盖世太保的军官。同时利用了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者关于他們在納粹和烏斯塔什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受到的刑訊的叙述。此外还利用了希腊保皇党法西斯分子对于爱琴海荒凉的岛屿上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的刑訊的經驗。国家保安局还向精神病医生征求意见，以便弄清楚人們心理的坚强性的限度。一切可以用来研究刑訊人的資料都收集来加以仔細研究。此外，“反共产党情报局分子斗争总部”搜罗了大量过去曾为盖世太保和烏斯塔什服务过的人物，以及在监狱里服刑时受到短期训练的其他刑事犯。然后，把他們派到聚集着共产党人的集中营里，假装是被判罪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拥护者。他們的任务是在囚犯中进行分裂活动和挑撥离間。

逐渐地整个国家机构、警察、法庭都准备好了实行一个唯一的目的——同真正的共产党人斗争，以达到消灭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沙文主义組織，这个組織后来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命名。

监狱、流放和杀害是消灭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主要方法

1948年7月刚举行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就立即开始大规模监禁和迫害共产党人。在此以前铁托集团因为害怕

黨員和南斯拉夫人民，采取了非常狡黠和毒辣的政策。为了赢得时间和完成同共产党人斗争的准备工作，铁托和他的党羽起先通过修正主义的蛊惑宣传造成一种幻想，似乎铁托集团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只是“一般的誤会”，这些誤会一定会消除，一切“都将得到調整”。例如，在南斯拉夫很長期間內沒有人公开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铁托采取了似乎是保卫它不受“誣蔑”的立場。铁托的首領們在自己的言論中声明，他們拥护社会主义，不仅如此，那时甚至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加速农业集体化，工业国有化，使党轉向公开地位等等。凡是可能揭露铁托分子同帝国主义合作的一切，都非常仔細地隐藏起来。例如，有一段时期，铁托分子公开拒絕接受帝国主义提供給他們的武器。

铁托通过这种政策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造成了錯誤的幻想，欺騙了党员群众并准备好了对共产党员进行正面的打击。預先經過仔細准备好的为通过叛卖性的托洛茨基修正主义路線而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在同一時間开始大規模的恐怖手段。作为这一恐怖手段的牺牲者，成千上万个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南斯拉夫人民的忠实儿子倒下了。首先被抛进监狱的是老党员，这些是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参加者，曾在苏联呆过的共产党员，其次是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南斯拉夫战士，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军的老干部和其他人。从 1948 年起到 1952 年止，有 20 万以上的党员被开除出党，占党员总数的一半。国家保安局对于被开除的人施加了巨大的精神上、道德上和物质上的压力，以便迫使他們最終地放棄自己的信仰并归附铁托集团。对待他們就像对待次等公民一样，他們沒有权利，处在困苦的物质条件下并經常遭到逮捕的威胁。

大家知道，还在共产党情报局決議公布之前，铁托就采取了严厉措施反对一切敢于批評他的反馬克思主义、反苏路線——出卖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路線的人。例如，他从党内开

除并逮捕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的两位委员——赫布朗、朱约维奇。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公布后立即从中央委员会和党内开除了鲍若·鲁莫维奇，巴纳·安得列也夫，拉达万·佐哥维奇，杜什科·贝尔基奇，拉德·瑞基奇，萨伏·兹拉奇茨，布拉哥也·涅什科维奇，除了拉达万·佐哥维奇，巴纳·安得列也夫，布拉哥也·涅什科维奇和斯列丁·朱约维奇在悔过书上签名后被释放出狱外，其他人全体都被关进监狱，然后送到哥里·奥托克的集中营里并在那里呆了漫长的岁月。

还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前，许多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就已怀疑铁托的政策，他的民族沙文主义，叛变和狂妄自大已经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决议毫无掩饰地向南斯拉夫人民揭露了使它们受到损害的悲剧。因此当时许多高级的党和国家干部起来反对铁托及其追随者的政策。但是铁托通过迫害和恐怖手段迫使他们投降，摧毁了他们。例如，正如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所叙述的那样，当格尔斯策维奇和波斯尼亚的国家保安局的大部分机关表示拥护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并拒绝逮捕共产党人时，维尔科·米丘诺维奇（他当时是兰科维奇的副手）就被派到那里。他把国家保安局的军官一个一个地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手枪放在桌上，简短地问他们：“或者你接受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并完成交给你的一切任务，或者请你吃一颗子弹”。凡是不同意的人立即予以逮捕。

铁托恐怖的浪潮也清洗了当时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委员和部长。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副部长被开除出党并关进监狱，如：米兰·卡拉法蒂奇，奥勃林·布拉哥也维奇，伏约·谢尔晋蒂奇，查斯拉夫·波若维奇，马克西姆·果隆诺维奇等等。

八千多名門的內哥羅 共產黨員被關進集中營

在門的內哥羅，以南斯拉夫共產黨最老的黨員之一鮑若·魯莫維奇為首的政府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几乎全體被關進監獄。整個政府和中央委員會中只有布拉若·約萬諾維奇和其他兩三個部長轉向鐵托。在臭名昭彰的哥里·奧托克集中營（我們在下面將要講到它）里監禁並遭到刑訊的有門的內哥羅政府的 22 位部長和他們的副手。除了鮑若·魯莫維奇，送到哥里·奧托克的還有下列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和門的內哥羅政府的部長：**武科·特姆施奇，尼科·波維奇，布拉若·波羅維尼奇，拉奇伏也·武基契維奇**，等等。在門的內哥羅對鐵托的反蘇政策表現了群眾性的反抗，而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以至國家保安局機關只得逮捕在戰時和戰後入黨的全部黨員。如尼克希奇，蒂瓦利，達尼洛夫格萊德和貝蘭納這些州的州委和地委的全體成員都被關進監獄。鐵托分子逮捕了各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委派別人來代替他們，然而幾個月之後，他們逮捕了由他們重新任命的委員會成員並再一次委派新的人員組成的委員會，而這些人同以前的一樣，在哥里·奧托克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根據某些資料，僅僅在哥里·奧托克就有 8 000 名以上門的內哥羅共產黨員，在其他監獄裡他們的人數還要多。

由於這種恐怖手段，在 1949 年以書記伊里亞·布拉托維奇為首的貝洛一波里州黨委會全部都上了山，並號召人民用武裝抵抗鐵托集團的恐怖手段和叛變。因為害怕武裝起義擴展到整個門的內哥羅，國家保安局同起義者開始談判，只要他們投降，就保證他們不受侵犯並得到自由。輕信的人們相信了國家保安局人員的

話，回到了城里，但在那里立即被国家保安局的人包围起来并就地枪决。

企图逃跑的人也被枪杀了。有些共产党员是由当时門的內哥罗的内务部长薩伏·約克西莫維奇亲自杀死的。**米尔科·什擅潘諾維奇上校，米腊舍維奇少校，伊里亚·鮑若維奇上尉**和其他許多人就是这样被杀害的。类似当时在整个門的內哥罗流行的恐怖手段是史无前例的。

只要国家保安局机关知道某人送食物給共产党人或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这人就要受到迫害，枪杀在自己家門口或判处十年到二十年徒刑。被逮捕或被消灭的共产党人以前所担任的领导职务，由資产阶级出身的人，切特尼克(旧南斯拉夫军队的殘余——譯者注)和其他同占领者合作过的人来接替，他們想尽一切办法来协助铁托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

在赫尔瓦茨卡相当部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成员以及党和国家的高級工作人員被关进监狱。他們的人数很多，我們只指出杜什科·貝尔基奇，拉德·瑞基奇，察尼奇·奥巴齐奇，安德台·齐諾丁，尼科里奇博士，尼諾·卢普契奇，維也科·斯莫梁宁，米兰·斯坦尼峯，施梅·巴列宁。在达尔馬提亚的錫尼州——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之一——所有佩带“紀念”奖章(1941年)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在果尔斯克一科托尔和霍尔瓦茨卡河沿岸地带几乎全体党员都被逮捕。在伊斯特尔，省委会全部被捕。相当部分州党委和大部分党员被关进监狱或被开除出党。在斯洛文尼亚，为了回答恐怖手段和逮捕，一部分共产党员上了山。在同国家保安局机关或军队发生武装冲突之后他們之中有的牺牲了或被抓住，其余的逃跑了。

在波斯尼亚和格爾策哥維納逮捕了政府的許多成員，其中有奧勃林·斯达洛維奇，佩科·巴比奇，伏約·卢伊奇，科斯塔·格魯巴契奇，契杜·米約維奇等等。薩腊耶沃省委和各州委的許多委員和書記，以及几乎全部共和国国家保安局工作人員都被逮捕。

在塞尔維亚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洛夫乞納开除了 83 个党员，其中许多人被送到哥里·奥托克。

在 1948 至 1952 年期间关进监狱的将近有 5000 名军官，其中有 5 位将军，30 多位上校，他们主要是旅、师、军、集团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大量被捕和被监禁的主要是在苏联学校毕业的军官。只要某个军官说一句他不願为反对苏联而战，他就立刻被捕，受到刑讯，并判处 10 年到 20 年徒刑。以法院院长米尔柯·科尔吉奇将军（他后来在狱中遇害）为首的最高法院成员，以及以韦尔科·日日奇为首的不願对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进行审判和定罪的总检察院全体成员都被逮捕。被告不承认贊同共产党情报局決議是犯罪行为，而认为完全是党的内部事务。

铁托是怎样消灭在苏联 生活过的共产党员的

铁托和兰科维奇首先攻击那些在苏联生活过多年的共产党員，其中包括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参加者。第一批被投入监狱的有下面一些共产党員：

尼古拉·考瓦切维奇——南共最老的党员之一，还在十月革命前作为战俘住在俄国时就参加了工人运动。尼古拉·考瓦切维奇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十月革命。后回到南斯拉夫，被选为过去的南斯拉夫議会中的共产党代表。以后被迫流亡到苏联，用丘德諾夫斯基的假名在联共(布)党内工作了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考瓦切维奇被关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战争快结束时参加了法国的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去苏联与家人会见，然后回到南斯拉夫。因为情报局決議的关系被捕入狱，虽然他并未表示支持这一決議，仍然被判处两年所謂“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上受了六年的严厉

监禁。

弗拉基拉夫·澤爾亞維奇——老联共(布)党员。用阿加貝克夫的假名，作为中央委员会粮食收购全权代表在乌克兰工作过。他也是十月革命的参加者。他认识铁托时铁托是奥地利军队的一名上士。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两人都在俄国成了战俘。在这期间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是，澤爾亞維奇是自愿向俄国军队投降的，而铁托是作为效忠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打到最后一颗子弹的上士被俘的。

維也柯斯洛夫·斯莫梁——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南共老党员，“纪念”章(1941年)的获得者。监禁前是南斯拉夫驻华沙使馆的商务专员。曾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受了五年多的严厉监禁。

德列茲蒂奇——十月革命的参加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在苏联。作为南共老党员，为了用自己获得的经验来帮助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需要回到南斯拉夫。德列茲蒂奇由于拥护苏联而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由于在狱中受的酷刑，使他在哥里·奥托克的全体犯人面前自杀了。

馬耶岑——十月革命的参加者，作为苏联的拥护者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上在哥里·奥托克住了多年。

留保米尔·克拉古也維奇——十月革命的参加者，死于1948年，当时有许多老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在监狱中遭受了六年极端的折磨。

伊利亚·伏約維奇——十月革命的参加者，情报局决议后被监禁，在严厉监禁中服了五年徒刑。

尼古拉·彼得洛維奇——南共最老的党员之一。流亡苏联之前在南斯拉夫卡拉朱尔捷维奇监狱中呆了十年。在苏联获得了丰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表示拥护情报局决议，被国家保安局逮捕入狱，加以严刑拷打，然后被杀害。

安第耶·米利奇——老联共(布)党员，以军事顾问身分参加

了西班牙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苏联，曾被委派飞往南斯拉夫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在南斯拉夫領土上不能久住，他和米塔·德斯波托维奇被迫重返苏联。安第耶·米利奇在严冬中冻坏双脚成了残廢。战后回到南斯拉夫担任伤兵协会主席。他也受了多年的严厉监禁。

特拉伊科·米什考夫斯基——南共最老的党员之一。多年的联共(布)党员，毕业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曾经在西班牙当过国际纵队的营长，老革命家。这位共产党员也遭到了与那些不願被套在铁托的反革命战車上的人同样的命运。被捕前是馬其頓共和国政府劳动部副部长。曾被判处两年的“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受了五年多的严厉监禁。从监狱中出来后铁托繼續贬低他，使这个老革命家遭受各种困苦，不給他工作和任何生活資料。斯庫普城的居民經常看到特拉伊科·米什考夫斯基沿街叫卖儿童玩具。

巴甫考維奇——也是老联共(布)党员，参加了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回到南斯拉夫，曾任塞尔維亚共和国部长助理，后任食品工业局局长。被多年关在哥里·奥托克，受到的严刑拷打使他站都站不起来。完全变成残廢，又沒有任何生活資料的巴甫考維奇在出獄后两个月就死了。

馬尔科·斯巴希奇——还在大学生时代就从捷克斯洛伐克到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在那儿成了残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苏联。他也被铁托判处了两年“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受了六年严厉监禁。

克里斯提納·庫索瓦茨——南共老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作为南斯拉夫的党代表在莫斯科工作多年。她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受到多年严厉监禁。

拉布德·庫索瓦茨医生——在莫斯科居住了多年。在南斯拉夫由于情报局決議被关进监狱，虽然他并未表示支持該決議。曾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实际上受了将近六年的严厉监禁。

弗朗尼奇——最老的南共和联共(布)党员之一。在铁托掌握

南共領導之前，曾是南共党核心党员之一。被投入狱，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实际是多年的严厉监禁。在哥里·奥托克集中营中铁托的警察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在完全残废的情况下被释出狱。

安台·佐利奇——南共老党员。毕业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在苏联生活了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南斯拉夫，曾在中央国家保安局工作。在街上被捕，而其家属根本不知道他发生了甚么事。

伊万·科尔达——南共老党员，毕业于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在苏联生活和工作了多年。被捕入狱，判处了两年“社会公益劳动”，但受了约六年的严厉监禁。

卡尔托夫策夫——毕业于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在联共(布)领导下做过党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和在苏联建立的部队一起回到南斯拉夫，战后是南军队中的军官。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然而受了多年监禁。出狱后在扎格勒布做泥瓦工。

穆斯塔法·贝吉奇——南共最老的党员之一。在苏联居住多年并从事党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回到南斯拉夫，担任扎格勒布油脂厂厂长。国家保安局要他发表诬蔑苏联的声明，但他拒绝了，故此被关进监狱。国家保安局的特务传言说他死在监狱里了。

阿道尔夫·什图姆夫——教授，南共很老的党员。这个经过锻炼的老党员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那里从事把列宁全集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工作。同时担任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德文部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南斯拉夫，到被捕入狱前一直在贝尔格莱德高级党校教授辩证唯物主义。这类学校在南斯拉夫于1948年被当作无用之物而关闭。

什图姆夫被判处两年“社会公益劳动”，而实际受了五年多的严厉监禁。在健康状况极坏的情况下被释放出狱。由于苏南关于双重国籍的协定，他是共产党员中唯一有条件保持苏联国籍的人。